

# 你好，春天

□安 宁



想想真是奇妙，千百年来，四季之中，竟然只有春天被隆重地授予一个节日，人们将这一天称之为春节。

春天里有什么呢？天地间所有沉寂的生命，仿佛约好了似的开始苏醒，欣喜地注视着草木葱茏、生机盎然的大地。昆虫在万籁俱寂中，隔着深沉的泥土，便嗅到从遥远的南方慢慢抵达的春意，于是纷纷探出头来，在煦暖的风里张望一下，知道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，又到了可以欢歌起舞、恋爱繁殖的季节。

可是生命中那么多年，对于春节的回忆，竟然只是走亲访友，迎来送往，吃吃喝喝。似乎，这些琐碎繁杂的人际交往，便是对春天这场盛大节日的纪念。而春天，它隐匿在哪里？那些蕴藏着生命的力，舒展着饱满的身体，悄无声息绽开的种子，它们又在泥土里，历经了怎样漫长沉寂的时光？还有南方的飞鸟，在这一天，会不会也要精心准备一场盛宴，庆祝即将开启的北方之旅？地下的蚂蚁、蝉、蚯蚓呢？或者冬眠的黑熊、蝙蝠、青蛇，它们是不是也跟人类一样，正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梦幻般的森林里，燃起热烈的灯火，载歌载舞，欢庆这同样属于它们的春天？

此刻，我坐在北疆的某扇窗前，抬头看到高原上的阳光，正洒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。春天清冽的气息，透过窗户的缝隙，随着明亮的阳光和轻舞的尘埃，流进千家万户。这蓝天下的北国，正以勃勃的生机，迎接又一个春天的到来。我忽然想起过去的30多年，在这个与春天有关的节日里，那些枝头上闪烁着光芒的瞬间。

某一年，我坐在故乡的庭院里，倚在暖暖的墙根下，眯眼晒初春的太阳。父母都已出门，走街串巷地拜访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偶尔会听到一粒麻雀的粪便，啪的一声，落在干燥的梧桐树叶上。风穿过树梢，瓦片，矮墙，香台，缓缓地落在阒然无声的院子里，并在一株桃树投下的影子上雀跃，发出轻微的嘶嘶的声响，犹如一条蛇，在树叶下寂寞穿行。

远远的大道上，传来女人们的笑声。在这一天，女人的声音是最响亮的。她们秉承着古老的礼节，一丝不苟地执行着，就连笑声，都经过了修饰般熠熠闪光。男人们兜

里装着上好的烟，不管见了谁，都会抽出一支来敬献。北方的空气干冽，明灭的烟火，似乎将空气也点燃了，人一推门，便会被呛人的气味撞个满怀。除夕夜没有绽放完的鞭炮，又在某个人家的墙头上，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。于是，整个村庄便被微醺的烟火气息缭绕着。人们走在这浓郁的年味里，步子也微微晃动起来。似乎，隔夜的那杯酒，在春天的第一个黎明，依然还未散去。

但我并不关心这些。它们被晒得暖洋洋的围墙隔在了外面。我只关心高大的梧桐树，在深蓝的天空上划下的稀疏的印痕。它们是天空的血管，在公鸡的鸣叫声中，忽然意识到春天的降临，便将一整个冬天蕴蓄的能量，汨汨流淌而出。我在静默中坐着，似乎看到天地间有万千棵树，正伸展着粗壮的枝干，将血液从遒劲发达的根系，运送到每一个向着蓝天无限靠近的末梢。我的嗅觉拨开除夕的烟尘，闻到春天质朴又盎然的气息。那气息从小小的庭院出发，从开始显露绿意的杨树枝梢上出发，从一只探头又返身的蚂蚁触须上出发，从麻雀活泼的羽翼上出发，沿着小巷，飞奔向广袤的田野。那里，匍匐的麦苗正抖落满身的积雪，将厚重的墨绿，变成清新的浅绿。串门回来的老人，轻轻咳嗽着，折向自家的田地，犹如一个诗人，深情注视着此时正在苏醒的大地。他将在片属于他的大地上，弯腰度过四季。而此刻，春天，四季的起始，在鞭炮声中，才刚刚开始。

又一年，我在呼伦贝尔雪原上。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，大地白茫茫一片，阳光静静地洒在苍茫的雪原上。这一年中的最后一天。因为牛羊、马或者骆驼，人们依然在自家的庭院里进进出出地忙碌。赶马车的人，从几公里外将干草拉回家去。高耸的草快要将他淹没了，但他依然慢慢地行走在雪地里，并不会因为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冷，便用鞭子抽打马匹，让它更快一些。我站在没到小腿的雪地里，目送穿着羊皮厚袄和膝长靴的男人，赶着马车，缓缓地经过长长的栅栏，转过某个人家的红墙，而后消失不见。

如此天寒地冻的雪原上，却从不缺少肥胖的喜鹊。它

们有时落在某个低头专心吃草的奶牛身上，一动不动地蹲踞在那里。奶牛们从不抖动身体，驱赶喜鹊。它们习惯了夏天与蝴蝶共生，冬天与喜鹊相伴。因为它们都是这辽阔自然中的一个部分，又似乎，它们生来就是相依相偎的爱人。

这一天的年夜饭，小镇上的人们，通常是放到中午吃的。饭后无事，看看窗外雪飘得小了一些，阳光依然安静无声地落满高原。没有刺骨的寒风，是一个好天气。阿妈便说，走，我们出去逛逛。

这听起来像是逛街。但事实上，雪原上没有什么街可逛。一切道路都被大雪覆盖。知道家家户户的冷库里，已经储存了足够一整个冬天的食物，商店也因此闭门谢客。除了远远的公路上，偶尔会看到汽车穿梭而过，坐落在草原上的整个小镇，似乎在漫长无边的睡眠之中。

但在阿妈的眼中，这将整个小镇琥珀一样包裹住的天地，却处处都是让人欣喜的风景。春天距离这片大地似乎还遥遥无期。但每年长达半年之久的冬天，并未让这里的生命停滞。一切犹如四季如春的南方，沿着千万年前就已形成的既定轨道，有序向前。

我们经过一片马场，看到成群的马，正俯身从厚厚的积雪里，寻找着夏天遗忘掉的草茎。它们在金子般耀眼的雪地上，投下安静从容的身影。一匹枣红色的母马从雪地里抬起头来，轻轻地蹭着身旁孩子的脖颈，并发出温柔的嘶鸣。

路过铁轨，看到一只野兔嗖一声从我们面前穿过，随即又消失在苍茫的雪原上，只有凌乱的脚印，昭示着曾有灵动的生命途经此处。阿妈说，有时候，在万籁俱寂的夜晚，还会听到狼叫。但狼并不像人类想象中的那样可怕，牧民们习惯了它们的身影和苍凉的嚎叫。倒是圈里的羊，会下意识地打一阵哆嗦，相互靠得更紧一些。偶尔，也会有火红的狐狸，在杳无人烟的雪地上经过，并大胆地停住，朝着炊烟袅袅的小镇凝视片刻，大约知道人间的温暖，和这需要鞭炮庆祝的节日，与己无关，便回转身，朝着雪原的深处奔去。

一路跟随我们行走的牧羊犬郎塔，因为呼哧呼哧地喘气，脸上已经结了薄薄的冰。在辽阔雪原上行走的人，因为一只狗的陪伴，心里便多了一份温暖。事实上，我和阿妈每每遇到一点来自自然的生命的印记，都会惊喜地互相提醒。比如一个空了的鸟巢，一株尚未涌动绿意的大树，厚厚冰层下汨汨流动的河水，孤独饮水的奶牛，驮着主人缓慢行走的骆驼，一两只结伴而行的羊羔，还有冒出生积雪的草茎，枯萎但尚未飘落到大地上的花朵，人家篱笆上缠绕的细细的藤蔓。这是大雪冰封中，距离春天最近的生命。

或许，在距离春天千里之遥的呼伦贝尔雪原上，恰是这样勃勃生命的存在，和自然中永不消泯的事物，鼓舞激荡着人类，让人们在每年大地冰封的春天中行走，却可以葆有勇气，一直等到荡人心魄的夏天抵达。

再后来，我的身边多出一个小小的丫头。被童话日日环绕的她，常常天真地问我：妈妈，春节是什么？

就是春天的节日啊！我看着窗外在清冷的空气中颤动的一株榆树回她。

那谁来给春天过节呢？她歪着脑袋很认真地问道。

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都会来呀！比如飞鸟、虫鱼、野兽、刺猬、松鼠、金龟子，还有五谷、梅花、迎春，它们都会拿着礼物，欢天喜地地为春天庆祝节日。当然啦，还有我们人类。

那今年我们怎么为春天过节呢？

当然是去郊外，寻找到春天，对她说一声你好呀！我注视着即将打开的崭新的日历，微笑着告诉她。

那时候过年味道真浓，醇厚而芬芳，绵长而甘甜。可惜我年龄小，阅历少，根本品尝不出其中的滋味。错把过年视为对物质的渴求，一旦小小的欲望得到满足，就高兴到狂欢的程度。好在往昔的大年，没有随着时光远去，没有沉沦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碎片化浩瀚里。反而沉淀于心底，久久醇化，醇化得美味愈加浓郁，像是久经陈酿的一坛老酒。

往昔喝过腊八粥，过年这出大戏就卯足劲准备登场。或者说，腊八一过大年的准备工作就进入倒计时阶段。腊八，似乎是一个标志，一个提示，提示大年将至。不过，早先的腊八作用并不这样单一，是个极其重要的祭祀日。祭祀什么？祭祀天地万物。《古诗源》里收录着从帝尧时期流传下来的歌谣《伊耆氏蜡辞》，辞曰：“土反其宅，水归其壑，昆虫毋作，草木归其泽。”听听这祷辞就会清楚，那时的先祖还把人类当作天地万物中的一员，恭恭敬敬地祈求山水草木，如我所愿；祈求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可是，小小的我哪能理解到这深蕴的滋味，只知道喝粥，喝这与往常不同的腊八粥。

这腊八粥确实诱人，不光有小米，还有大米，而且还添加了黄豆、绿豆、红豆，更惹人垂挂口水的是粥里还有大红枣。妈妈把这些作料放进锅里，文火慢煮，煮呀，煮呀，煮得香味满屋。若是撩开门帘去外面抱一捆柴，瞬间香味就飘散到了院子里、村子里。这腊八粥缠绕的香味，似乎就是这样大年进入倒计时的召唤。

什么时候进入大年的冲刺阶段？腊月二十三。如今，有人把腊月二十三称作小年。那时候没人这样看待，一切预置年货的重大举措过了这一天才能全面铺开。所以民间流传：二十四，扫家泥炉子；二十五，搭伙做豆腐；二十六，杀猪割羊肉；二十七，宰只大公鸡；二十八，上集买年画；二十九，打酒蒸馒头；三十是除夕，扫院子、剁馅子、贴对子，熬夜守岁笑嘻嘻。这是一张传续千载的过年事宜日程表，祖祖辈辈就这样执行，就这样忙忙碌碌而又有条不紊地迎接新年。

那为啥一应事宜要等到腊月二十三才冲刺办理？因为，这天晚上常驻各家各户的灶王爷才能离开。灶王爷可是个得罪不起的主管，是玉皇大帝派往凡间的常驻神灵，一年四季端坐在碗阁上，居高临下，虎视眈眈地看着家人的一举一动。若是铺张浪费，抛米撒面，他就会如实向天庭汇报。来年这家说不定会遭受天火烧房子、槽头死骡子的横祸。因而，家家户户，时时刻刻，都勤勤恳恳，都节节俭。就这还怕万一有个疏忽被抓住小辫，所以灶王爷升天回宫时，要敬献又甜又黏的糖瓜，甜到不好意思再说坏话，黏到即使想说他也张不开嘴。哦，不只敬献糖瓜，还要敬献炒豆。敬献炒豆干啥？是供给灶王爷坐骑的吃食。灶王爷上天不是徒步攀登，骑着一头小毛驴。人们不只尽心地款待灶王爷，还要把人家的坐骑也打点好，伺候得是何等周到啊！如此一来，灶王爷才会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。记得我家碗阁上张贴的就是这副对联。

灶王爷如此威严，他在家时谁敢大扫除，把他老人家弄得蓬头垢面？谁敢杀猪宰羊鸡飞狗跳，弄得他老人家不得开心颜？不敢，只有耐心等待，等到他骑驴升天，各家各户才敢撸起袖子，甩开膀子，把被子、褥子、坛子、罐子、醋瓶子、馍篮子，统统搬到院子里，痛痛快快扫他个一干二净。可是也有人懒散，嫌搬东西、扫灰尘麻烦，想凑合着过年。行不行？不行！有什么办法制约他？办法是这大扫除被赋予了玄妙的使命，是要扫净灰尘迎接上天述职的灶王爷归来。试想，谁敢敷衍灶王爷？

小小的我，哪能懂得这丰富蕴含，真是少年不识年滋味。一味贪求的是享受，是口舌之福，是想吃敬献在碗阁上的糖瓜。偏偏那糖瓜要吃到嘴里不容易，要等到灶王爷走后才能吃。灶王爷啥时候才能上天？“廿三子时去，初一五更来”，子时就是半夜，熬不到夜深我那眼皮就往一起黏糊。妈妈教给我个战胜瞌睡的奇妙办法，她说灶王爷上天要骑着毛驴从烟囱里通过，毛驴脖子上拴着铃铛，把耳朵贴紧肉壁能听见叮零零的响声。我便贴紧了听，敛住气听，听听没有声响，再听，再听，直到只听见妈妈叫唤自己，才知道还是睡着了。猛然醒来，哈哈已到了能吃糖瓜的时分。

甜蜜蜜吃过糖瓜，下一个目标是急切地巴望新年赶紧到来。为啥？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还能得到压岁钱。是呀，爸爸在忙着做豆腐，割猪肉，预置好吃的；妈妈在忙着纳鞋底，裁布料，缝制好穿的。可这些预置好、缝制好的不能吃、不能穿，都要等到除夕，等到初一，才能美美享用。还有更难熬的等待，已经买回来的鞭炮也不能放，也要等，要等到初一凌晨，穿新衣，戴新帽，蹬新鞋，才能焕然一新地跑出屋，噼里啪啦放它一大串。

放那么一大串鞭炮真就是图个高兴吗？是，又未必全是。一个重要的动机隐藏在灶王爷“初一五更来”里，原来这是热热闹闹地迎接上天述职的灶王爷重返人间，重新进驻到自己家园，重新监督一年的光景日月。因此，新一年还应承续“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的好祖训；还要践行“勤是传家宝，俭是聚宝盆”的好家规；还要光大“家和万事兴，礼多千人敬”的好风尚……这才是大年以德化人的丰赠内涵。一个懵懂的少年，自然很难明白这些。

更让孩子不明白的是拜年。大年初一吃过饺子，先要给家里的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拜年。而后走出家门，给同宗的长辈一一拜年。然后，走进左邻右舍互相拜年。先拜年龄高迈的长辈，依次往下，直到平辈兄弟与邻里。平辈兄弟与邻里间互拜，人到即为礼到，去拜长辈可不能空着两手，还要敬奉上一个大糕馍。糕馍是自家蒸出来的圆状花馍，一层面皮，一层红枣，层层摞高，像个小小的磨盘。这是祝福老人家寿龄再增高，日子更甜蜜。看似敬奉糕馍，实是敬奉晚辈子孙的一颗孝心啊！长辈呢，笑眯眯从怀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红包，赐予儿孙，美名曰：压岁钱。什么压岁钱？不就是赐予晚生们的一点成长基金吗？倘若把这场景拍摄下来，不用修饰，不必裁剪，就是一幅长者慈爱、晚辈孝敬的和谐风俗画卷。

想想以往，惭愧，很是惭愧，惭愧辜负了儿时的大年。长大了，回眸往昔，总算把大年蕴含的滋味逐渐品尝出来了，总算明白了大年绝不是单一的物质狂欢，而是传统文化的陶冶和洗礼。是啊，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，无不是在这节日的陶冶中代代成长，延续中华传统。

# 少年不识年滋味

□乔忠延

## 过年鸡

□虽然

这只鸡早已不再下蛋。别的鸡都比它年轻，从岁数上说，它是这群鸡的祖母。它领着十来只母鸡从院里走到院外，也去更远的地方，在谷桔中刨，在麦糠里找，在草堆中啄，不吃家里一点东西，总能混个肚饱，心满意足地回来。

它似一日地露出老年光景，但总体来看，还算羽毛丰满，冠子也还肥厚，但鸡们知道谁老谁不老，像人一样，再精神健旺的老人也是老人，再无精打采的孩子也是孩子。公鸡都不再光顾它，这只母鸡彻底归到了老鸡行列。

回顾它的一生，多么辉煌灿烂啊。盛年时，它没有休息过，肚里的卵泡蓬勃生长，按时膨大，最大的这个还没排出，后面那个已迫不及待，它曾一天产过两个蛋，令人惊叹。它的蛋还是深受农家喜爱的红皮蛋。有4年时间，它稳居产蛋之冠，农妇恨不得给它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宣传一番。

鸡老之后，变得像老人一样，爱支着耳朵听动静，留心观察别人说什么。它丢开了恋爱期的烦恼和生育的劳苦，有大把大把时间抛洒，格外关注闲言碎语。人们吃饭时，它在门外踱来踱去，斜着眼捕捉各种信息。农夫说：“今天得把谷子运到场上。”它听在耳内，知道未来几天的饭食有着落了。谷子打完，总有遗落的谷粒，够它们吃好几天。有的鸡贪得无厌，嗉子撑得像乒乓球，农夫只好给它动手术，剖开嗉子倒出谷粒，再给它缝上。农妇说：“今天该把芝麻收回来啦。”鸡听在耳里更高兴。芝麻嘛，还在地里长着的时候，就炸熟撒粒儿，风摇芝麻杆，芝麻更是像雨一样往下落，何况要拔它回家。鸡一直以为人们种芝麻不上算，浪费太多。但对于鸡来说这是大好事，那撒下的芝麻全是最上的粮食。所以农妇说收芝麻它就乐了，它咕噜噜咕噜地叫着，小脑袋一伸一缩，一伸一缩，自信而镇定地踱回鸡群，持重地通报好消息。芝麻从地里收回时要捆成束，扛到房上截起，晒干之后倒竖，又敲又打，芝麻就纷纷落下了。无论哪个环节，都会撒下大量芝麻，鸡觉得，人们种芝麻不是种给人，是种给蚂蚁，种给蟋蟀，种给鸡的。它满意地拍拍翅膀，一支老翎随着拍翅松落，打两个旋儿贴着地面躺下。唉，翎越掉越少，鸡怀疑自己总有一天会全身秃光。

它凭着智慧过得十分滋润，能吃能睡，能扑腾着飞上矮墙，这身手可不简单。每天公鸡一叫，它就睁开双眼，从栖木上跳下来，精神抖擞开始新的一天。太阳一落，它准时回到栖息地，爪子紧握横棍，收拢翅膀蹲伏下来。它没有任何困惑，只是偶而惭愧：饱食终日，却无事可做。

临近年底，年的气氛越来越浓。圈里的大黑猪被拖到车上运走了，再回来成了两扇子猪肉。农夫从猪后腿上片下一块，全家吃新肉。鸡从门外走过，听农夫说：“那只芦花鸡该杀了，下不出蛋了。”农妇说：“老母鸡炖汤最有营养……”鸡没听完，已大吃一惊，它甩开双腿，小跑起来，还张开双翅，连跑带扇地奔入院里最远的角落。那里堆着各种不用的杂物，它一头扎入破桌子下，喘息不定，又怕又恨：“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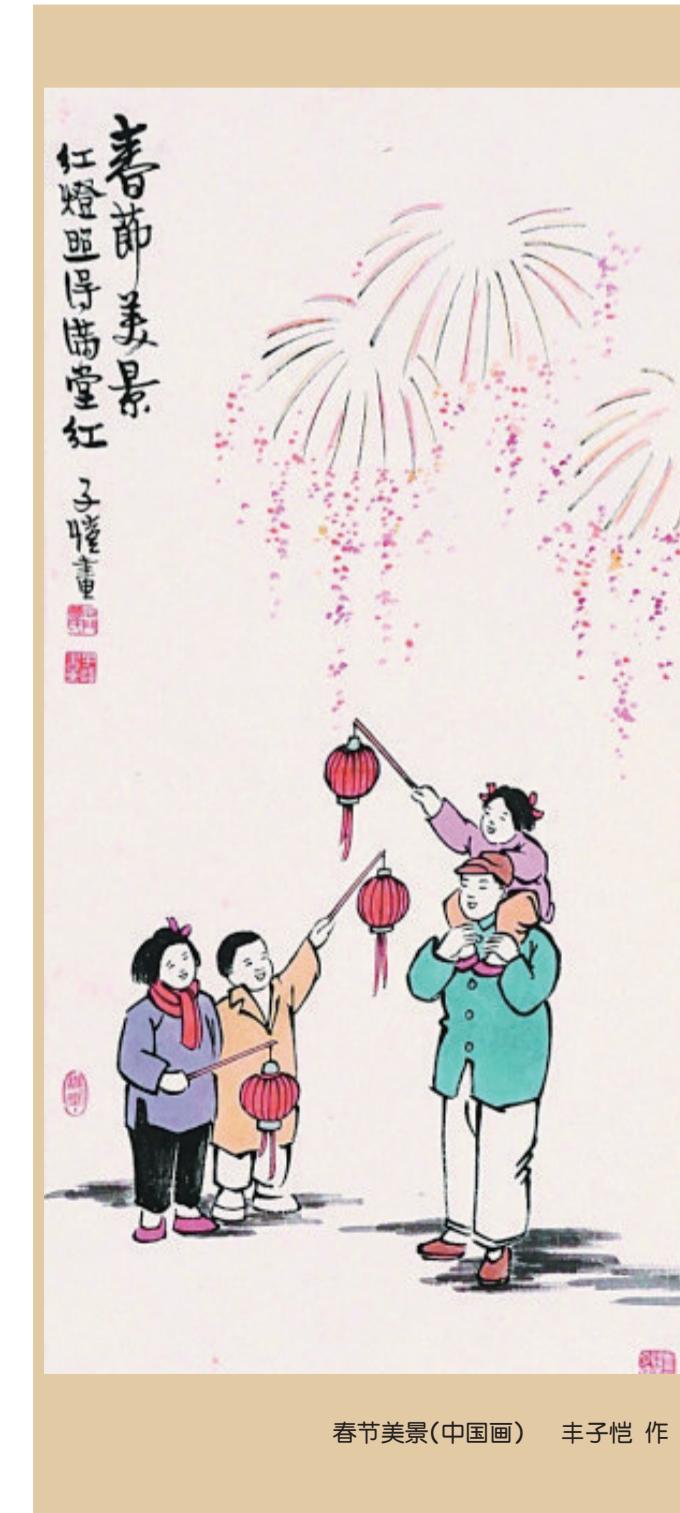
它愤愤不平，杀了猪就要杀鸡吗？猪从买来时起，就是让它长肉、再长肉，人们养猪就是养餐桌上的肉。猪不产蛋，不下地，更不看家护院，长肉就是干活，干活就是长肉，肉长好就该上餐桌了。而自己，下蛋就是干活，干活就是下蛋，想当年……想到这里，鸡猛然一惊，自从步入老境以来，久不产蛋，还沾沾自喜，怪不得他们要把刀伸向自己。

这只鸡回顾一生，后悔年轻时下蛋太多、太猛。早知如此，悠着点下，把那些蛋平均一下，留一些给现在的自己，隔一天一个，或隔三差五来一个，也不算虚度岁月。农夫和农妇看在自己不断继续下蛋的份儿上，肯定不杀自己。看来哪里都容不得闲人哪！

它钻在桌子下面暗下决心：得把下蛋这活儿拾起来。但这个岁数下蛋，好比70岁的女人怀孕，难度太大，希望太渺茫。肚里没蛋，它钻在桌子下不敢出去，生怕露面就被捉了吃一刀。它伏在桌下苦苦地等啊，等啊，饿了两天，终于觉得空空的肚里有了动静。它知道一个蛋正在长大，挤压那堆绕成一团的肠子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它从桌子下踱出来，慢慢走到门口，探头朝里望望，一家人全在。它在正门口以爪刨地，象征性地刨出一个浅窝，雍容地卧下了。它尾羽翘起如扇子，翅尖垂地，全身使劲儿。农妇惊奇地说：“哎呀哎呀，它这不是要下蛋了？”农夫不屑地说：“老成这样还下蛋？早没蛋可下了。”话音刚落，“扑哧”一声，鸡站起身，收起翅膀放下尾，斜睨着，若无其事地踱开了。

地上躺着一只蛋，只有正常鸡蛋的四分之一大。



春节美景(中国画) 丰子恺 作

